江南蘇州府吳江縣為謹陳未除之弊并請議舉之條

仰望　臺嚴以祈興革事竊照

國家所最重者民用以撫恤民者在大小臣職際此

聖仁御宇綱紀畢張擇賢任才簡良出治有不共圖惕勵

懋修政教躋斯民於虞夏商周之盛者乎然明良作合

已是念斯在斯而推德未敷難言盡善盡美其間外省

錢糧區相沿錮弊有革之終未能革興之不克即興責於

官而累於民者非不曰大法小廉究因是上行下效其

事縷縷不能無鳴下吏素矢丹誠久懷忠悃今得逢

憲嚴欽膺

特簡出撫江蘇敢就條分剖晰耑祈出力擔當蓋非徵員
一身計特爲地方利弊言耳卑職末僚守介自是六載
一朝涖事牧民惟在實心殫力不敢半點遮支亦無一
毫粉飾是在
憲臺朗照之中此之所陳原是言所當言亦是言所不
言但惟
憲臺之前敢有是言祇因
憲鏡嚴明言則有以照察其言耳爰舉十弊二可議請
得爲我
憲臺陳之

一徵解條銀弊　三吳地磽賦重其定上則者平米
三斗七升不等是本折驗徵亦既銀一錢八分
而米一斗九升矣夫一畝所收即十分豐稔僅
得倉斛二石餘半給佃人本力之資而業户約
得其半以之完正粮豈曰不敷獨是歲有豐歉
未齊田有肥磽不一而又有輪充催辦之役務
乍種乍荒之難期即云大地畝澮相同而蘇松
之粮何獨重哉積久相沿民間每爲有田之累
是堪撫心而矜憫者於此而徵收尚忍誅求耗
贈乘虞貧殘必其有胷無心者也若曰毫無耗

贈又斷不可得其獎蓋因州縣徵收雖設櫃公所聽民自投固不敢縱役戥秤所納之銀青徵碎雜亦不敢勒其傾鎔成錠然此乃飾禁之虛浮事也究竟起解轉交則為隨漕諸項或為京協餉需零者傾鎔徵者足色小而備鞘置桶盤費火工大則郡屬有掛號驗批之通例兌交有彈平坐馬之成規其間州縣之任民自封以較轉解之諸般委曲不有大相徑庭者乎有此解交劇費民知官解之難此須甘贈官或聽民之意勿去苛求亦是奉公之吏也至於不肖者乘此互混不無酷炙巧取以實貪囊害民骫法獎將無底大柢皆為源未清而流不潔耳今請嚴除者吊較　部法畫一通頒或懸平法於縣前或給匣戥於畿甸里諭以足紋成錠之銀照納由單正額之數毋缺毋多自行投櫃以此收者即以此解如前項陋習勿累官賠再有時而吊櫃憲轅明發其封則是貪廉立見矣至若本項必須傾寶遠交者仍請復火工解費之款以備所需之用以此嚴繩州縣即以此嚴察該管衙門事在端本澄源庶幾官清民樂矣

一收兌倉粮弊　弁丁之管運漕白二粮甘苦樂逸亦自定有衡鑒但云漕粮既有漕贈十銀行月銀米白粮亦有復給由閘經費盤食耗粮在管運者需費可謂贍矣則是於水次倉場斷斷毋容以兌米撈措州縣者轉而累及於民至於州縣奉官收官兌之令平斛平交一遵於法亦自不為民害其如弁丁既叢受兌刁蹬之作為且監兌廳員又多臨縣閱倉之名目更如辦兌白粮則無經費之款項事到空拳孤掌勢必藉口生端弊於此叢矣所謂兌漕弁丁者何歲在交兌時縣幇官弁面斛開兌特一循故事也其如各船運丁罄擁到倉未兌弁之轄丁不比官之司牧尚有得體或以米色不堪嘈嚷或以設計篩颺鬨鬧或以封刷厰口斗斛停兌或以故入灰沙糠稻讙呼一面鴟張一面設合有司法非所馭惟有據景申叅各憲鑒察雖明又恐停幇致悞是不過兩餙周全而已以是取撈收員之不得則打合於看守之厰夫但取倉役是何來無非轉資於粮户此旗兌之弊也若夫廳員監兌誠米色嚴弁丁肅

法雷行是其專政惟邇來之設事在臨縣一巡之間凡看視倉粮或鎖拏夫役一番威嚇張皇幾至官民狼籍體其心之所之者自當千方百計矣雖硜介奉公之吏不敢以附一人筴者貽一路哭然決意吹毛何難爍骨盖　上司之於下屬又不比悍丁之於職官轉輾脩削豈肯已耳然有賢劣不同未可言盡若此也若夫辦兌白粮更難言之矣官收皆一石糙米額舂八斗純白若米果乾潔其數或敷而舂出糠粃式奉憲行充作舂夫口食惟是經費全裁一切無措每米八斗成束每束需包二个每個價銀一分二厘不等如職邑共米一萬捌千九百六十九石零則共需包二萬七千八百餘個需價幾三百餘兩又逐包之掩頭綑索又每船之替換備包又有建廠設碓置備箕篩風箱蘆席等項共銀不下八百餘兩且更有運官兌完長往前途追請出給通關之費凡若此等事成掣肘司其事者皆視畏途既不敢令民自舂又不敢明言所費以是或議浮米數合或議費用幾文遠近有之紛紜不一然終非善政而到底累民者也

第在於中察完公不染與因事婪私之優劣耳
茲請嚴革其獘漕粮則首禁旗丁進倉止令官
弁驗米交兌其樣米先用桶袋裝盛通送
各憲以備查對美惡若夫廳員肅威控制自有
成效法之所在奚用廵為職愚以為原可不必
臨縣也然職六載於茲非敢於倉場自染毫末
慮恐廵察而言亦祗因在漕之吏治民生不在
此舉耳至如白粮自必請復經費之銀免追半
耗之米俾無掣肘便可完公其一切議米議錢
通關揸捎之獘盡除否則察實之下先拿後叅
重典具在當不為藐法者寘也
一觧銀交粮獘　本折錢粮有收有放蓋徵一分觧
一分收一斗支一斗必期觧放不累於官而徵
收自無累及於民矣孰知有大不然者如云催
科自是
功令首嚴勒耗即　各上司亦通相飭禁其勒耗
雖身任有司而廉潔自持者亦有不忍於勒耗
若貪劣性成罔顧身名者亦未嘗不遵覆
上司與曉諭士民曰並不勒耗嗟嗟此特陽奉
之言耳若因勢之所使迫不得已而云祛其常

羨之餘自甘捐軀鬻產問有幾人乎其弊蓋因一解銀也如首款所言既無絲毫解費可支而有轉交諸色之苦以及後條之賠辦艱難如解河工解漕項解鳳陽等銀路遥七八百里限非外省之例不准動費止責官解是必無神運鬼輸之術也又一解粮也非特如前二款之倉場積弊與置辦一切無從設法即如白粮額設白耗三斗前詳定縣衛均半支銷之成案今運弁准銷而獨於縣吏辦兑維艱者官已去留不一歷年重追且欲以原收本色米之一石反令易價一两五錢以解又不知如何取義也如解白米黑豆也白米係糙米舂成額有舂辦些須之米係歲額舂辦無存暨若黑豆俱就江邑解至京口而白米解江寧路途四五百里水陸兼程向有耗雇夫船之数是所必需凡此三項今將十年來之白耗與夫船米豆俱復追矣更且所交之處收納維艱如解江崇各兵粮也額各有三四千計雇船募脚出倉交營多少煩難如許費用而以屬在本省程途三四百里並無款支亦不議費是又不知如何而能飛輓也徒然在

上者曰不許取耗勒費在下者曰並不取耗勒費彼此朦朧盡成套局是積弊不除而民累終有在也茲請將凡解銀米於所在衙門無論大小先即移行嚴禁重兌捐收之弊其解銀之脚費辦米之額耗請

命酌復以周到之法勵廉吏隨以嚴肅之法處貪官如此而又有以身命試者亦不多見矣

一捐輸賠墊弊　捐輸者取已資以助公事似若情甘賠墊者剜此肉以填彼瘡迫於無奈則是賠之累酷而捐之名善矣然而皆不可行也請細述捐賠之由如州縣官之有勢迫於不得不捐者先是十八等年鳥船大器有捐閩省馬價有捐未復科場額款有捐鳥船小炮等船有捐此係奉　前司將正餉批銀扣去者輕費漕折貼費有捐修理府監舖有捐修劉河等工有捐回空米東僱船復載有捐近而協餉傾折有捐餉修志書有捐修建營房有捐修理

龍亭有捐修葺　各署有捐其捐輸歲歲不絕者如解顏料絹疋等水脚各有捐撥解協餉京款解費不許派於民間之積穀種種各有捐再而

幻出其名者有撥餉
奏銷之　部冊有查苗廵海之公結件件為捐輸
之列事事皆刻剥之行縱有不指名多派以自
肥者亦總是攏推磨轉以秖應其捐輸之萬不
可行也明矣至於賠墊是更可異者如修造沙
唬號座諸船沙唬為戰艦雖有　部價大抵名
分大修小修其實工多重造無何工料減而又
減既不敷其半矣而又指以副修之具監督之
費原價存司聽候報銷再找之行遇修一船而
賠銀五六百兩不止此卑職六年来身承修造
過京口崇明各船共九隻四分賠銀四千二百
餘兩之彰彰可覈者至如
撫提號座各船既無額款可動亦無　部價可支
按年坐修不容少緩如近今船頭徐仲一船墊
銀二百餘兩完工訖又　提督之李泰一船因
修葺稍稽致干
昭武之怒現又賠修需銀二百餘兩矧是一船
甫竣一船現修又有各船踵至如奉飭再修俞
文一船現在瀝籲請詳又奉行領修京口戰艦
目前急如星火凡此之苦皆呼天搶地之莫可

如何者竭資不足以毫末所餘繼之再則不過
剜肉醫瘡矣此吳地盡有之累但有官賠民歛
之分又保無驅而設法畜間者謂非責在官而
累在民之事乎此而議除官甦大累即若輩亦
不致波累及民是宜亟請
勅裁者

一驛遞疲困獘　郵傳之分別衝僻以定支給錢粮
是矣第就極衝之江邑言之尚有疲困之極當
為之調劑者則莫如飛報船為最此船名飛報
快船原為江邑水陸衝衢北有蘇郡之姑蘇驛
南至浙省嘉府之西水驛延袤一百四十餘里
其凡緊急文移飛報有標僉馬上飛遞者歸之
與馬遞其餘多責之飛報船晝夜絡繹蓋此船
原非全書舊設以一帶長河凡星雨曉夜謂是
快船稱便故舊割河絳馬等銀額置定原設船
三十隻水手一百名歲給銀一千八百九十兩
迨後康熙十四年屢行裁減迄今止留十船僅
存工料銀五百兩食少差繁已堪憫惻詎知日
復一日累上加累以飛棹馳遞之行舟轉成換
船應付之話柄凡南北各差到境並不體察江

邑從無埠頭集船秪應之例竟以此船若埠頭
船勒其更換索其津貼稍不遂欲毆鎖交加雖
有騷擾驛遞之明條柰非邑吏所控制何嗟嗟
水手每名日止二分之食餬口尚且不敷其遇
狠差索貼之累情更難堪且不獨此也十船衝
風擊楫檢應如梭極易損壞極須儹修今則歲
定修船銀共止九十九兩又從而裁減一半更
又邇來復遞十四年支前裁後之工食真有俾
不聊生之若至若河綽馬遞等夫近奉
恩詔復給二分然獨江邑前後合算止共存給十
分之六亦甚不敷此皆卑職再四籌維思所調
劑竭力撫恤而又難於起疲甦困者蓋為酌請
復銀事須題達位卑例格徒深仰屋咨嗟耳
相應瀝請我
憲臺為之振刷庶窮蟻皆有生色矣
一上下差擾弊濫差滋擾雖經久禁然究未嘗革
絕者似亦上下該管官欲竣厥務之苦心孰知
弊害實於此基而惟此為烈夫有司苟稔悉其
害立心在於與民休息詞不輕准事不妄行即
至喫緊錢粮盜逃重務以明敏之心加精勤之

力分緒辦完以副　嚴令即或萬不獲已偶出
一差亦必諄諄批飭毋致需擾遇本人到官時
先問去役有無勒索以究該差庶幾畏法不敢
妄行誠以官府一點硃民間幾點血驅虎狼而
縱鷹犬斯民有不為魚肉者乎況是此處差役
之虎惡尤甚其去也行船携伴其到彼雞犬不
寧其回來不官私穿種種打合惟圖飽腹而於
本案究竟不究以故人稱差船為老虎船良有
以也卑職到任迄今並不輕差至於往常之錢
粮坐都盡行革逐而重件詞事從不許其僉名
自惕於心惟知軫恤然問之衙役無不怨及本
官所以怨者怨不差即不能趁錢耳若夫
各上司之差提州縣豈非為公之故無如此等
奚能仰體況且身為　憲司人役大抵另有鋪
張其來與去之作難假威更有比州縣人役之
恣行無忌而逞肆尤甚者此而不革終亦官吏
人民之害設謂　上司不差提下屬便不完事
孰知法亦有必令其完事而不徒事差提者矧
在急公殫力之員原未嘗因有差而上緊無差
而遠置膜外者也至遇難完艱濟之事雖日事

差提終亦無裨徒滋擾累耳用請　憲鑒

一盜逃窩縱弊　稽查盜賊逃人首在嚴行保甲此歷來申禁亦司防官弁應行之事也行之嚴而防之密似無疎漏矣然強竊頻聞逃人亦復不少其故何居蓋有窩縱之弊未除耳夫盜之敢於肆行刦掠以其蔕固根深其所藉為憑城者全在窩縱首如巨勢正熾之豪僕與上下司捕之差人更或倚厠衙門之奸徒與陽汰陰潛之兵卒凡此之輩華堂邃室粉飾夸張如富室然如良民態孰知其奸宄深謀神鬼莫覺尚在指揮佈置名下有所部該管者各若干盜賊令其出沒不時晝藏夜見刦竊所獲之物以次俵分一面潛體追捕消息便於打點如或嚴緊則令各盜隱逸遠颺倘遇隱諱則是彼此安然樂意設或弋獲一二到官詢吐真情渠則千方百計或機乘於吊解　司　府審訊之時抹過前招諱其已認倘謂起贓有據亦致狡口改辯是竊非強如此漏網者莫可勝計總之巨窩凡恃盜線勾牽奸捕即盜而有上下捕役以豢之悍兵即賊而有大小營伍以狥之官本執法誅奸而

或為婦寺之仁所恤或貪饜齕之利所動以脫之夫出幾人死罪到獲如訐金錢無礙已之功名不過骯髒小吏自必樂為烏能已已積成披猖釀為禍根既顧盜賊為嬰兒必至視諸人於草菅言念及此能不痛心疾首乎若云承緝之官憑忽陷良刻意煅煉以無辜之性命盖殘忍之身名彼蒼者天昭昭在上奚能容此豺虎於人間為衣冠中之禽獸乎苟有人心者斷不為此至於逃人之流毒莫可枚舉有為放鴿子者有為取夙負者有為倚旗之勢以復怨者有為藉旗之名以陷良者肆害種種民不堪命盖本逃之罪名未曾及身而地方之拖累已到極至一粒之沙可以傷齒一星之火可以燎原然總有一班放火含沙於中牽引撥弄俗稱地頭鬼使然即窩縱之巨惡是也惟是此等窩盜窩逃者保甲謂何豈有不覺孰知敢於為窩者巧于不使人知尤在於明知而不可犯耳然此本地方官之責非可諉卸而卑職之言及此者言其弊以求察鑒以請密擒耳

一勢棍包侵弊　吳下錢粮歲無全完者其故惟何

粮額最重矣而小民未嘗不奉法勉力以應難荒莫追矣而　上臺未嘗不察勘彙冊以請然此尚可徐議也獨有一種積惡奸徒包攬侵欺乃不完之錮弊催科者似是有法可以治之然亦有有司之力未能制之者如上下衙門胥役暨劣衿蠹棍或以已田分排於各畝各甲以便年年包役或將人田收在已户名下以便兼攬收侵或捏無影之鬼户根究無人或洒愚懦之鄉民多裁牽累凡此之弊不可枚舉皆卑職稔悉而發覆者稽自到任後經叅究有私取船稅拖逋錢粮者爲有抗比學租蠹　聖欺官者焉有肆毒倉場阻撓漕法者焉此皆蒙　憲法嚴究在案再則平昔經職誡飭者未便瑣瀆至如近今叅革抗粮包棍蒙　院司飭革行追在卑職下吏既不畏此強梁更幸得逢　上臺之肅法處治庶幾潛伏不致其中傷他如廁身差承吏舍與列名劣惡生衿者冊内預伏鬼名先爲狡辦地步官不得究役無從嗔且以催督之怨潛爲起滅情詞如前項衿蠹以外不知凡幾是須請祈　憲臺嚴加察究者也總之包侵之弊

剔包攬之人除而錢粮稍得清完職於二十二
年
奏銷報竣者亦因漸究此獘之徵效耳
一管粮官無分任責成獘　朝廷設大小官所以任
事任事則有責成原未嘗有冗員亦不令其曠
職如内而大者　各部院司寺有副貳之卿外
而司府州縣有正佐之職則是邑之縣丞主簿
設名管粮原令其任事亦如典廵之有盜案私
盜之專責者也不謂邇來俱責印官竟置粮員
於不問若論無事而有官則冗有官而無事則
曠冗與曠皆非所宜雖　上司之德意以其官
卑禄薄恐無身家致有乖悞然印官品位稍優
豈盡皆有身家無乖悞者乎更或出身么麼一
意貪黷不顧法紀然印官亦耻耳豈全是畏法
紀不貪黷者乎况吳下州縣印官身前極致彌
縫事後虧空塁悞免全者有幾拖累者何窮身
家法紀安在哉総之知人善任在于擇優劣不
在于分大小一有責成大家努力古人不少賛
府傑人也若慮其侵漁不法失潔玷身渠有應
得之罪堂官有揭參議處之責否則又有狗庇

姑容一體議治之例在是又何必獨責於諸務繁冗之印官俾此輩坐觀成敗一無干係反得於中陰預其事痛癢莫關此款若以奉憲有行於前似不宜瀆陳矣更如卑職歷嘗身任似不必瀆請矣然論職官任事則在義所當盡原非施人下水亦非引為己助更非於法有違惟祈

憲臺睿裁有以鑒餘也

一匿名狀無都畿住址獘　民間情事或邑吏不能伸官所作為或横貽為民害有口如川誰能壅塞自是上控之所必致且

憲察之甚嚴且密也惟是吳下人心刁險慣有一班擇人而食遇事生機起滅訟詞把持官府之輩大抵多係無恥劣衿作奸蠹棍所為無論民間詞事特此刀筆主唆在州縣衙門恣情興滅稍不遂慾即不俟官之審訊官亦並無枉斷駕題唆使越詣牽纏以致兩造受累傾家彼則於中取利即受其謀騙之原呈到頭來悔亦無及傍觀者方曰此人兩行半極精主文極得手有事須與商議而究不知其為民之大害也至

武官政清嚴事皆執法自不肯與若輩猫鼠同
眠而若輩於平昔盛衙門覓衣飯者頓既不遂
怨從此生則捏興無影遮拾浮言動輒其州合縣
邑士民粮里其等上呈其事　各憲以事似
有因言關利弊能不准行迨准查之後而所呈
者不知為何人不知在何所就知鬼蜮之身偏
得覬覦其側諂諂得意莫可執問官受其欺民
受其累此吳下之弊俗也平職堅潔自持且自
有白日青天諒無山魈野魅但以言夫此地洗
風大畧皆有是弊是又不可不一併列陳以祈

憲禁者

一請議併蠲各年漕項錢粮暨議減蘇松浮賦伏讀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内一款河
道漕運關係重大所關河漕一應情罪俱不赦
免恭繹
天語蓋為河漕事重其間如侵冒漕糈欺妄河務
於漕運河道事上所犯情罪不在　赦例似於
里民一條編徵拖欠之粮非定為漕運情罪而
不赦也　大部籌　國之心甚殷度支之念
甚切總總過慮議令民欠中分晰漕項錢粮復

令追徵夫　赦是
朝廷之恩徵是
朝廷之法率土王臣能不遵奉惟是官吏按籍解
支乃有某某款項之分而小民照畝輸將第知
一條完欠之數恭逢
皇恩覃沛之下跪伏歡呼厥後復追漕項之時攢
稍蹙額是故無知之民以　赦後之追漕項為
下吏催科出自已息怙終不完且或咨嗟何為
而不請　命者竊思民力有限豁其舊逋嵩完
新供原是萬姓之心亦是必然之勢茲仍蠲舊

兼徵頃此失彼究之所帶數年尾欠完足者無
幾其於目下錢粮又不即全完在積頑人戶又
希日後再逢　恩赦之想年復一年欠而又欠
赦者議徵徵者望　赦未見一有完清終是盡成
綿局耳職愚以為莫若竟請豁此各年拖欠漕
項並地丁錢粮耑責於近歲之本折全完德既
敷而利溥恩亦厚而法伸非特士民之殫力仰
酬亦俾牧吏之開心推腹且從此按年完清以
較從前節年　赦欠得失損益之間熟籌度支
國是當無愈于此者至若蘇松常府額賦之重考

禹貢揚州厥土及賦原與諸域之則壤天淵明
季重賦原由盡人而知為張士誠負固之故在
當時不過一時之懲創詎相沿竟為經久之累
根然曾經　部院臺垣諸先達革備細請議於
前有事同而累豁者江右見之矣獨蘇松屢蒙
部覆未允眼見　兩江盡皆蒼赤而此地未能
一例邀　恩設謂財賦出於蘇松是不過繁華
之名傳播生聚頗殷耕讀無曠或者得之若云
地盡肥饒人皆富厚蓋難言矣使今日而鄭繪
其圖賈陳其策　西必于此三致意焉頑卑職何
如人在何等位敢於瑣瀆惟我
憲臺偉度有以納言　憲臺重望可以轉請以
是若效顰旋伏冀　鑒裁耳

一請議繁劇職員因公罣誤降罰俸銀重疊勒追之
情有可原夫職官之任事有志者切望完公豈
肯甘心墮悞獨是一履衝劇之區賦繁之地如
三吳郡邑心力非無懋修才猷亦有精練其如
事與勢有未克或全者如經接追徵於十載之
粮緝捕盜逃于四達之境因公降罰自不能無
迨至限滿期逾一官委棄比比皆是豈先今任

此職者凡若干人皆一無長才努力之員乎至
若原任松之上海蘇之常熟任與林二員為遭
特達知遇之逢不然亦幾與衆等共淪俱泯矣
更有一逢其地甫蒞其任而即圖或降或休者
此等愁腸良可酸鼻職惟盡瘁鞠躬姑置勿論
也竊有言者如一縣令耳額俸止四十五兩除
十九年以前遵例裁捐此後雖蒙
恩詔復給無柰事案繁多以致降罰不少或一案
而降俸一二級者有一事而罰俸一二年者有
諸項之限滙于一時而住罰降俸接踵至者更
有因從前奉文之年降罰俸銀力未能完而於
降罰案內又降罰者大抵一年之內事若十有
餘宗銀至三四百兩議者曰自取之咎確依例
所當然又豈不曰俸少罰多自當湊取完足固
矣然
朝廷之恩典給俸所以養廉而
朝廷之法例降罰所以記過夫既寬其法而于事
案不能依限完報之員不即降革而止降罰恕
其過之輕也若追罰極多廉力莫完幾至鬻產
不繼其累孰甚今每案勒追其降罰之銀又每

事接追其扣降之俸且如二十年十二月間
赦免降罰謂是止　赦其案不免其銀仍又追解
不了蓋以一年四十餘兩額銀而欲抵每年三
四百金之俸案既不能養廉又不能補過將未
識矢志清操者如何而應奚有不幽愁憂思而
窘其心困其力即于此處束手待斃者乎設在
不肖者以降罰為得過百計營求設法塞責非
特事皆酷應抑且心亦貪生補缺肥囊頭頭稱
意則是賢不肖之真幾於此或失而才不才之
實據亦從此而淆矣茲請議及此者可否特請
將此降罰之名義註為記過之責成如節案因
公降罰俸銀勿論多寡每年照歲額復給之數
抵解餘皆免追止按降罰註過于冊仍照定例
以原案完者開復仍不完者處分先覈守才次
及星誤誠所以勵廉員之大關鍵也倘有才守
果優亦不以降罰之微眚相掩一如上常之出
格援拔抑亦時有其人人有其事未為不可矧
是　憲臺忠藎素信
君心激揚之間特特朗鑒當有議請永垂不朽之
善美自無拘於例不例之章程耳

右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湯　申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知縣郭琇　詳

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湯　批

所陳十弊吳中情狀一一如繪長沙之策監門之

圖不能遠過也後二議請併蠲各年漕項新奉

恩詔已極浩蕩何得復言至繁劇職員因公星悞降

罰俸銀重疊勒追之苦言之痛切令人隕涕從

容當圖入　告未便逕遂耳此繳

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書之印